

笔记玉璫

朱长元 著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朱长元 著



筆記
王綱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



思想变文字，金钱成藏品。
曾属新闻男，实为一玩家，

朱长元

艺术品藏家，传媒经济研究员，佛教文化学者，上海梵典古籍文献研究中心秘书长。做过《解放日报》记者、编辑等采编工作。担任过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广告中心主任、发行中心主任。屡获文化产业经营、研究各类奖项和荣誉称号。业余收藏艺术品，藏龄达三十六年，现有藏品数千件。

本书提要：

玉镯，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蕴含着中国历代女性的情怀，见证了无数的人生悲欢。在古代典籍和诗词中，不乏有关玉镯的记载和咏唱。作者历经三十六年，通过对玉镯的寻觅、研究、投资、收藏，将其所见、所闻、所知，娓娓道来。其中，既有对玉镯的历史文化和价值的认知，更不乏作者在与玉镯相伴的日子里所掌握的相关知识。全书图文并茂，充满知识性、趣味性和实用性，让人阅读不感枯燥，又能从中得到对玉镯欣赏、选购、佩戴、传承等各方面的启示。



著 者 朱长元

题 签 汪大文
春 野

篆 刻 潘方尔

图片提供 正道拍卖
朱长元

责任编辑 庄景晴

装帧设计 楼微雯

长元温如玉

吴 澍

与长元先生相识，颇有几分“玉缘”。

他与我的一位少友、京城“玉公子”杜平相识较早，由此及彼，我们便成为“玉友”了。加上见面后得知他也是一位资深媒体人，我们更加“缘上加缘”，帽子亲了，和尚更亲。

忽有一天，被我誉为“中国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所理论之父”的彭中天先生告知：“朱长元先生是沪上古玉收藏大家哦！”既是“大家”，我这个收藏圈的票友自然是仰之弥高了。于是乎，我从各种渠道饱览了这位沪上玉爷晒出的琳琅满目的藏品，尤其是年代多列、色彩斑斓、玉质纯良、做工精细的玉镯。不只是我，身边不少收藏达人对此也不无羡慕嫉妒恨。

一直没想明白：自然界千般宝藏、万种风情，

玉石这尤物怎就那么人见人爱？远至石器时代，红山文化、良渚文化、齐家文化等，一个个学会“立正”不久的早期智人们，生用玉器作祭、做神器，死亦“玉不离身”，从那些部落酋长、大巫小巫们的坟墓里出土的各色玉器足以佐证；到了先秦，崇玉之风更加兴盛，玉器成为拥有者身份标志的“礼器”；及至战汉，玉器开始走下王宫神坛，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才子佳人，他们的腰间袖里、项上帽顶，莫不琳琅满目、玎珰诱人。

在国人意识形态中，玉有“五德”：“润泽以温，仁之方也；鳃理自外，可以知中，义之方也；其声舒扬，专以远闻，智之方也；不挠而折，勇之方也；锐廉而不忤，挈之方也。”这一切，无不与所谓君子之风相吻合。也许正因为玉器与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结缘匪浅，一块块石头被赋予了有情有义的文化灵魂，被中国人钟爱了几千年，至今意犹未尽。

当代爱玉、淘玉者多了去，全国各处地摊上和古玩城里，随处可见拿着放大镜或小型检测仪等物

什扎堆扫荡、讨价还价的人群，但恕我直言，玉客千千万，知玉有几人？真正能称得上藏家者恐怕更是凤毛麟角了。

在我的朋友圈里，倒是有几位比较另类的“玉君子”，如：踏遍千山万水寻觅古玉踪迹，并总结出一套特立独行鉴玉手段的北大法学博士，某拍卖行当家人智勇老弟；钟情金沙古玉，卖掉两家公司花巨款换回一堆精美异常的金沙图腾古玉的“玉公子”杜平；藏了一堆“良渚”，攒了一肚子心得，于是“横行”网络仗义执言、见假就打，遭人恨也受人敬的上海的一位区政协委员“古玉居”张慧等。

这伙玉友中最耐得住寂寞的当然要数写作本书的朱长元先生了。先看看他如何介绍自己：“业余收藏艺术品，藏龄达三十六年，现有藏品数千件。”那数千件藏品都是些啥？不会全是一大堆瞎活儿吧？“不是的，光是以明清为主的玉镯子就有上千只。”在日本留学过化学专业，对玉沁颇有研究，眼光严苛的“古玉居”张慧老弟这般对我说。

一个大老爷们，何以钟情收藏女人的首饰？“先生有所不知，历朝历代，玉镯都是受到藏家们追逐的玉器之一。”长元兄如是说。

没错。早在新石器时期，玉镯就已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，尽管不同时期的玉镯形制各异、纹饰不同——大汶口文化，玉镯呈外方内圆形；春秋时期，玉镯为扁圆形；唐代，玉镯爱镶金；行至宋代，玉镯呈圆环形，内平外圆、光素无纹；到了明清两代，玉镯用料讲究，装饰性极强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的“形象大使”唐诗宋词里，玉镯堪称“百变美女”，光名称就有一大串：玉钏、条脱、条达、臂环、臂钗、挑脱、跳脱等，其间更不乏献媚之辞。如“朱唇随吹尽，玉钏逐弦摇”。又如：“夜渐寒深酒渐消，袖里时闻玉钏敲”“好赠玉条脱，堪携紫纶巾”“红绡缕中玉钏光”“何以致契阔，绕腕双跳脱”“两腕玉挑脱，素纤慳半把”……如此千般颂词，若一一列出恐怕版面不够了。

关于玉镯文化的说法不一，我偏向于“手铐”

说。有史学家认为，在男人占据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，女人们佩戴玉镯最大的功能不是为了美丽，而是有着另外一层含义——女人是男人的附属，套上手镯如同“手铐”加身，跑不了。如今，这一古老的文化意义自是荡然无存，在当代人的眼里，玉镯是女人必须拥有的装饰品。戴上玉镯，女人就有了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戴上质地上等、做工精良的手镯，女人便有了更加美丽精彩的人生故事。

是的，“手铐”也好，首饰也罢，女人要想活得美丽，似乎要付出更多代价。

我们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承的泱泱大国，只要是带文化的事儿就必须有规可循。既然玉镯被赋予了文化意义，当然就得将它纳入规范，就连玉镯的佩戴方式也早就被上升到宗教高度。在佛学理论中，人的左手是净手，右手是浊手。人类主要使用右手从事劳动，包括佛教忌讳的杀生、放火、污秽等工作，因此右手是污秽、邪恶之手，会不定期地把污浊的能量从这里释放出去。而左手不杀生、

不污秽，属于净手，洁净的能量要从这里吸收进来。这就是佛学理论中的“左进右出”，所以玉手镯就被安放于左手，吸取世间干净、纯洁的精神和力量，以纯净佩戴者的肉体 and 灵魂。反之，那些“左撇子”美女们就应该把手镯戴在右手了。

我钦佩长元兄璞玉般的平常心，谦恭低调、宠辱不惊，藏家能修道至此，也不枉融染了玉之高洁与温情。

2017年4月9日于北京

自序



中国文化的厚重，在于悠久的历史，更在于历史长河冲刷后的精神积淀。中国文化的厚重，是一种中国历史的厚重。对于今天的人来说，历史已经陌生，文化也愈来愈被怠慢和看淡，于是就有了“复兴中国文化”的呼声出现。一个国家的文化需要复兴，是因为这种文化的现实环境日趋沙漠化，不容乐观。

“复兴中国文化”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种对自己文化的态度的重新检点。

文化，是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一种表现，如果只流于形式而不渗透精神，就是一种“伪文化”。中国文化自形成之时起，就不是用来表演，而是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撑。所以，中国历史上，文化往往都显现在人的日常的言行举止和物质生活之中。复兴中国文化，必须要有潜移默化的基础。人只有

正视了自己的文化，才会有对文化发自内心的尊敬，才会有接受文化熏陶的自觉行动，才会有克己复礼的习惯。

我之所以写《笔记玉镯》一书，就是想通过玉镯，去追寻中国文化的一支脉络，让人重温中国文化在玉镯上的种种表现，让人了解一点中国文化的吉光片羽。尽管这只是让人零零碎碎重拾一点中国文化，但是集少成多，复兴中国文化毕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事。

我从二十四岁开始，涉足玉镯收藏，前后三十六年时间。三十六年，虽然时间不算长，但是其中的感悟并不算少，于是我用笔记形式将所思、所得记录下来，既是一段小结，也是一种回顾，更重要的是，想以此给有心于玉镯的爱好者一点启发。

自古以来，喜欢玉镯者不乏其人，但是拥有量多者不会太多。量少，当然了解玉镯文化的机会也少。既然我拥有了一定数量的玉镯，对玉镯的研究也就花了点精力，虽然这种研究并不属于学术范畴，但

是它与市场比较贴近，层次浅，所以通俗易懂，让一般玉镯爱好者可以接受。说实话，对于玉镯，我也是借收藏之名，行投资之实，在玉镯收藏的这些年里，我拥有的玉镯的价值与价格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可以说是玉镯收藏的一种意外收获，其实也是自己耐住孤独和寂寞后的一种必然结果。

人的一生，总会有所爱好，如何将爱好和投资巧妙地结合，这是人生需要作出的选择。爱好，可以平平庸庸，结果碌碌无为；爱好，也可以默默无闻，结果轰轰烈烈。人的一生，应该从年轻时准备、中年时作为、晚年时收获。人的爱好，也应该如此。

我是一个年轻时极其内向和寡言的人，后来几十年生活的敲打磨练，让我渐渐地成熟，直至目前耳顺之年，我才用笔记的形式，说出我之前一直没有机会说的话。这些话也许并不准确，人们也不一定想听。但人老了总会啰嗦点，所以便有这些啰啰嗦嗦的文字的出现，但愿这些文字并没有完全浪费你阅读的时间。

这本书的出版，我要感谢长篇报告文学《谁在收藏中国》《谁在拍卖中国》《谁在忽悠中国》《谁在教育中国》作者、著名作家、资深电视艺术家、文化学者吴澍先生拨冗作序。感谢我的同事吴恙儿、肖俊吏、徐艳丽等为本书的录入所付出的辛勤劳作。感谢同事周恒立对我藏品给予拍摄上的帮助。感谢北京正道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无偿提供玉镯图片。

2017年4月18日